

北京京剧院精品剧目《洛神赋》剧照



薪火相传

国粹生辉

六

——北京京剧院当红名流专访

北京京剧院历史悠久，行当齐全，流派纷呈。如京剧界金牌作曲家朱绍玉先生，是走在京剧最前沿的一代名家，刚刚创排完成新编现代戏《宋家姐妹》。马派老生朱强、梅派传人董圆圆，得众位名家之真传，是当今京剧舞台上最活跃的当红名流。

朱绍玉： 走在京剧前沿的金牌作曲家

文◎韩旭 图◎张保旗

我一回身，正好和朱绍玉老师碰了个正脸。他头发有点乱，身穿一件红色秋衣，外边套了一件绿色的坎肩儿，两只有些发白的蓝色裤管下面，是一双黑色的千层底布鞋。朱老师和我们握手，面带笑容地说：“久等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上面有个戏，一直脱不开身。你们俩着急吗？不着急先跟我去一趟排练厅吧。”我和摄影师都摇头说不着急，采访什么时候开始都行。于是我们三人来到电梯口，可惜电梯一心向上，迟迟不肯下来。朱老师眉间拧起一个疙瘩，他又按了两下电梯门口的“上行”按钮，最后无奈地说：“你们能爬楼梯吗？要不咱们走上去，排练厅没多高。”我们说没问题，朱老师旋即在前面带路，三脚两脚就上了一层楼。我看朱老师忙不迭地去排练厅，就好奇地问他最近排的是什么戏。他说，《宋家姐妹》，是北京京剧院创排的新编现代戏，6月12日、13日就要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了，时间特别紧。

走在京剧最前沿

在去往排练厅的路上，我和朱老师聊起了《宋家姐妹》。这

部新戏选取的视角独特，以1927年大革命危机为背景，从宋家母女、姐妹的亲情与矛盾入手，讲述了宋庆龄在阻止宋美龄与蒋介石婚姻未果的情况下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，并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保护张太雷等共产党人。朱老师介绍说，这部新戏在音乐创作上最大的亮点

是为迟小秋创作的唱腔既保持了程派的韵味和特点，又有所发展，并且在剧中增加了世界名曲选段。导演宫晓东为了加强音乐对时代的表现力和人物塑造，提议作曲增加宋庆龄所喜爱的世界名曲，导演在舞台布景中特意设计了老式收音机这一道具——宋庆龄打开收音机，世界名曲悠扬



朱绍玉谈起戏曲作曲滔滔不绝

而出，这时与京剧的伴奏，京剧的唱腔、念白相互碰撞、相得益彰，形成了音乐方面的独特性。另外，乐队还将利用大提琴和胡琴两种乐器的优美旋律来揭开全剧大幕，将一部“新”的京剧展示给大家。朱老师还告诉我，他将安排演员在幕与幕之间，用通俗唱法来演唱这部新戏的主题歌，这是史无前例的，肯定会遭



一位京剧作曲家要求的综合素质极高，乐理、唱腔、乐器等要样样精通

来非议，但他还是想作这样的尝试。

我们走进排练厅，朱老师叫我们随便坐，他自己径自去观众席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坐了。此时，著名程派青衣迟小秋正在台上与一些年轻演员彩排、表演。迟小秋扮演的是宋庆龄，她在台上端庄秀丽、落落大方，行立坐卧都带着国母的气质。她一张嘴，尽显程腔幽咽，在深沉婉转低回之间，抒发出宋庆龄的博大情怀，表达她对国家、民族的深深忧患。突然，台下的朱老师喊了一句“停”。他站起身走到观众席右边，和那里演奏的乐队说：“你们刚才音乐进早了，等她把那句词唱完，停一下，音乐再进来。”说完他开始指挥起

乐队来，就像交响乐的指挥家一样，双手有节奏地挥舞，音乐也跟着他一张一弛、有舒有缓。

多才多艺，成就金牌京剧作曲家

少年时的朱绍玉天资聪慧，从小就酷爱京剧，家里有一位在票界很出名的亲戚教了朱绍玉不少戏。1959年，青海省京剧团来北京招生。朱绍玉慕名而来，而且是背着父母。京剧团招生的老师对朱绍玉赏识有加，就说，青海剧团的条件可好了：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推开窗子就能看见大海。朱绍玉当时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他琢磨：“青海、青海——肯定有大海啊。那一边唱戏，一边遥望大海多美啊。”第二天，招生

的老师又给这些选拔出来的京剧好苗子一人发了一件练功服。要知道在1959年，一个人总共没两件好衣服，朱绍玉迫不及待地把练功服穿上，在镜子前摆pose，精神抖擞。他此时作了决定，去青海省学京剧。这是朱绍玉第一次出远门，而且还是背着父母。他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，眼见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。火车到站后，他们改坐汽车。朱绍玉下车后，当时心就凉了。他发现剧团的院落十分简陋，这跟他心中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的愿景相差甚远。可朱绍玉想，自己奔波了好几天才来到青海，就这么说走就走也太没志气了，先留下来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吧。

朱绍玉背着父母走了快一

个月了，朱绍玉的父母起初还以为孩子是去谁家玩去了，所以并不在意，可过了好几个星期，孩子音信全无，父母就有点着急了。就在这时朱家收到一封来自青海省的信。朱绍玉在信里说自己在青海省京剧团学戏，一切都好，叫家里不用担心。父母看后大惊失色，母亲当时特别担心儿子，当即决定买火车票去青海看儿子。朱老师回忆说，那天，他在火车站接母亲，母亲下车看见儿子就泪水涔涔，哭着痛骂了他一顿，又问儿子是不是打算长期留在青海省京剧团。朱绍玉说，自己在京剧团的同侪间属于优秀的学生，剧团很器重他，每个月还给他发17块钱的“基薪分红”（学徒的一种劳务费），而且京剧团听说他的母亲来了，又特意找了一间好房子，留给他和母亲用。京剧团对他这么好，所以他决定留下来。母亲了解儿子的决定后，心疼儿子，索性辞了北京的工作，专门在青海照顾儿子的生活。

朱绍玉不曾想，他在青海省一呆就是30年。他在剧团没过多久就转为正式员工，虽然他当时才十三四岁，但由于他表现优秀，工资被定为辅助一级，每个月47.39元，这在当时的青海，已经足够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销了。朱绍玉一开始在京剧团学老生，《武家坡》的薛平贵、《文昭关》的伍子胥，他的表演让观众叫好不断。后来他又学小生，《金玉奴》《铁弓缘》等学了很多出。让朱绍玉感到很意外的

是，青海虽然地广人稀，但京剧市场火爆异常，他每次演出，都看到观众席黑压压的人，很少有空的座位。几年后，朱绍玉的嗓子变声了，只能改行学演奏，拉二胡，弹三弦……各种乐器，他样样都学。因为那段时间朱绍玉不能唱戏了，所以他有些怅然，总想通过别的方式证明自己。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练琴上，春秋朝夕不辍，每天只睡6个小时。当时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大大小小的会每天都有很多，可朱绍玉只专注于练琴练功，会议很少参加，因此也被大家赐了一个“小白专”的外号。

朱绍玉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以及台下演奏的乐理知识，这为他后来成为一名京剧作曲家打下了基础。他很快就表现出在京剧作曲方面的天赋。他创作的《草原银河》《木匠退亲》《主席语录》等一系列作品，在青海脍炙人口。他在作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收集地方的音乐素材。青海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朱绍玉的足迹。那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，蕴藏了丰富的地方音乐素材，曲调优美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“花儿”“藏曲”在民间广为传唱。每年朱绍玉都要深入到牧区和农村，搜集、整理这些宝贵的艺术财富。

“花儿”是青海省当地的一种民歌，回想起当年搜集“花儿”的情景，朱绍玉说，这件看起来很轻松而且富于艺术意味的事情，事实上却十分艰难。因为尽管“花儿”曲调动听，但是

歌词都是以爱情为主题，当时村民还很封建，那些会唱“花儿”的年长者，根本不会当着小辈人唱这些情歌。村里的广播站一放“花儿”，很多村民直接拿被子去捂广播的喇叭，个个都臊得面红耳赤。

面对这样的困难，朱绍玉没有放弃。他通常骑马一整天后来到村里，找到会唱“花儿”的老汉，一番动员之后，老汉终于愿意到远离村庄的一个田埂上哼唱他熟悉的那些民歌。朱绍玉一边记，一边学着唱。因为当时的录音机体积很大，步行、骑马无法把它们带到偏僻的小山村里去。朱绍玉收集音乐素材都是靠耳听，用手记，并学着唱，因此他所收集到的民歌、小调，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。这些经过时间淘洗而积累了一代又一代人音乐智慧的民间音乐，在他日后的音乐创作生涯中，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。

1974年，朱绍玉被派往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，跟着赵宽仁老师学习作曲。毕业后，他为青海省京剧团创作的大型京剧《格萨尔王》设计音乐，他大胆地将藏族音乐融入京剧的唱腔中。《格萨尔王》在北京上演引起轰动，其音乐的创新受到各界的称赞，朱绍玉也随之在戏曲音乐界崭露头角。也就在这一年，他得了第一张获奖证书。中国社科院、文化部、国家民委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为他在藏族英雄史诗《格萨尔王》的发掘工作中做出的成绩颁奖。朱绍玉从此以后

便一发不可收，得到的各类获奖证书数不胜数，仅获文华奖就有两位数之多。《丹青魂》《天鹅宴》《山花》《香江泪》《夏王悲歌》《圣洁心灵——孔繁森》《梅兰芳》《下鲁城》《袁崇焕》《图兰朵》、京藏剧《文成公主》……这些剧目的音乐设计都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大奖。朱绍玉被戏曲界誉为“获奖专业户”绝对是实至名归。

戏曲作曲，最需后继有人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已在圈里赫赫有名的朱绍玉调至北京京剧

院。才不过二十几天，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也求贤若渴地找到朱绍玉，希望他能“跳槽”。这让朱绍玉有些踌躇，部队剧团给他的条件优厚，进去就是副军级待遇，可北京京剧院又对他有情有义，他初来乍到北京，院里的领导帮他找房子，又把家人安顿得熨熨帖帖，这还没过几天，就因为有了更好的去处，自己一抬屁股说走就走，这怎么行呢？将来在圈里贻人口实，说朱绍玉见利弃义，这可承受不起啊。经过一番考虑，朱绍玉婉言谢绝了解放军剧团领导，并把自己的才华和

精力投入到北京京剧院的工作上，之后佳作迭出。2002年9月21日，朱绍玉在长安大戏院开办了自己的个人作品音乐会，曲目中既有因以成名的《格萨尔王》《夏王悲歌》《党的女儿》《黄荆树》《圣洁的心灵——孔繁森》等，也有当时饮誉剧坛的《宰相刘罗锅》《洛

神赋》、《蔡文姬》等。

除了全身心作曲外，朱绍玉还注重培养青年作曲人才，他挈带的戏曲研究生数不胜数，但很多人都耐不住性子，半途而废，改行去干别的了。这让朱绍玉怅然不已。

“干戏曲作曲的，成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，因为你要学的东西很多。首先你必须会唱，了解声腔历史，熟悉各剧种的声腔、板式、行当派别。而派别尤其重要，比如京剧老生演员于魁智，唱的是余派和杨派，有他参与的戏就要根据他的派别和嗓音特点设计，换成另一个演员又将另当别论。其次，创作人还要有全面的音乐知识。比如地方民歌、西洋乐及其配器。”朱绍玉说，“最后，戏曲创作最难之处还在于要掌握创新的分寸。虽然如今讲求革新，但革新到什么程度，要有限制，这就让其与歌舞区别开。有些地方可以突破，有些地方要原汁原味，革新太大，观众就不承认你是戏曲了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时钟已过了12点。朱老师给他在彩排现场的学生打个电话，电话那头说新戏的彩排还没结束。朱老师说他还要去排练厅看一眼，我们一行三人出了办公室的门，我望着朱老师的背影，我此前没有想到，这位创作100多部戏、获得了五六次文华大奖、头上光环无数的作曲家，在生活中却如此平易近人。我想，也许是因为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京剧上、作曲上，才使得他在生活中显得那么简单、平凡、可爱吧。■



朱绍玉在工作时一丝不苟